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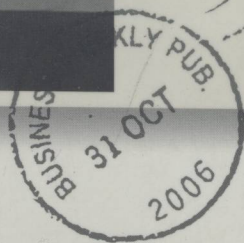
Himmelbett und Höllenangst

在哈瓦那 遇見格瓦拉

十三家改變世界的飯店

艾利希·弗拉特·著 劉興華·譯

靠煙毒、賭場、妓院起家的杜月笙在上海和平飯店開慶功宴
卡斯楚在自由哈瓦那飯店設總部，接見切·格瓦拉
富人美女出沒的香港半島酒店，曾是日本軍總部
塔利班發言人推薦隱僻廉價的白夏瓦格林旅館……



在哈瓦那，遇見格瓦拉：改變世界的十三家飯店/
艾利希·弗拉特（Erich Follath）著；劉興華譯。
-- 初版。-- 臺北市：商周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06[民95] 面；公分。--（普羅米修斯；26）
譯自：Himmelbett und Höllenangst
ISBN 978-986-124-760-1（平裝）1. 旅館
992.6 95019514

普羅米修斯—26

在哈瓦那，遇見格瓦拉：改變世界的十三家飯店

原著書名／Himmelbett und Höllenangst

原著者／艾利希·弗拉特（Erich Follath）

譯者／劉興華

總經理／陳聚吾

副總編輯／王筱玲

責任編輯／林 徑

發行人／何飛鵬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 羅明通 律師

出版／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商周出版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9樓

電話：(02)2500-7008

傳真：(02)2500-7759

E-mail：bwp.service@cite.com.tw

發行／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讀者服務專線：0800-020-299

24小時傳真服務：(02)2517-0999

讀者服務信箱E-mail：cs@cite.com.tw

劃撥帳號：19833503

戶名：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

訂購服務／書蟲股份有限公司客服專線：(02)2500-7718；2500-7719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9:30-12:00；下午13:3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蟲股份有限公司

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軒尼詩道235號3樓

電話：(852)2508-6321或2508-6217

傳真：(852)2578-9337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5837ZU)

11, Jalan 30D / 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E-mail：citekl@cite.com.tw

設計排版／黃淑華

印刷／韋懋實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農學社

電話：(02)2917-8022

傳真：(02)2915-6275

行政院新聞局北市業字第913號

Printed in Taiwan

■ 2006年10月31日初版

Original Title: Himmelbett und Höllenangst. Dreizehn Hotels, die Geschichte machte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ustria by: Picus Verlag Ges.m.b.H., Vienna

©2003 Picus Verlag Ges.m.b.H., Vienna

Complex Chinese copyright ©2006 by BUSINESS WEEKLY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R.O.C.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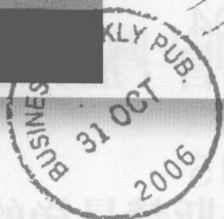
F719.2-0

20081



Himmelbett und Höllenangst

在哈瓦那遇見格瓦拉



艾利希·弗拉特 (Erich Follath) • 著

劉興華 • 譯

Contents

004

前言：歷史之門

015

卡斯楚最後的秘密

自由哈瓦那 Habana Libre

045

欲望與惡習的女子

香港半島酒店 Peninsula

067

恐怖行動的場所

白夏瓦的格林旅館 Green's

091

皇帝的客廳

柏林阿德龍飯店 Adlon

121

共產主義的失敗

莫斯科羅西亞飯店 Rossiya

143

老兵的遊廊

西貢大陸飯店 Continental

167

天堂之床和恐怖地獄

耶路撒冷的大衛王飯店 King David

美國福地飯店 American Colony

197

庫特、長沙發和國王們

曼谷東方飯店 Oriental

219

戰爭之窗

薩拉耶佛假日飯店 Holiday Inn

245

白夜與黑色靈魂

聖彼得堡歐洲大飯店 Grand Hotel Europa

269

給「和平」一次機會！

上海和平飯店 Peace

291

泳池中的鱷魚

太子港的奧洛福森旅館 Oloffson

前言：歷史之門

大作家總是易受飯店吸引，許多作家甚至讓自己的故事在這個非比尋常的建築物房間、走廊與酒吧中上演。在這裡，人類與命運可以輕易自然地聚合在一起，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編織、綰結與解開各種線索。這是一個偶遇之地，不管是在豪華飯店、民宿，還是落腳之處，大家相遇、吃喝、歡笑、交流，命運讓一群人暫時聚遇，因為陌生而融洽相處。亞弗列德·波爾加（Alfred Polgar）^①如此表示：既想單身，又需要同伴的人，可以來此相會。對作家來說，飯店可以是個感情的催化劑，是個真實的；或接近真實的故事寶庫。

有時，飯店在文學作品中甚至扮演起主角。一九〇二年，英國劇作家亞諾德·班奈特（Arnold Bennett）^②已把這種氛圍用在他的小說《巴比倫大飯店》（The Grand Babylon Hotel）中。維姬·包姆（Vicki Baum）^③最著名的兩本小說：《飯店眾生》（Menschen Im Hotel, 1929）和一九三九年的《上海飯店》（Hotel Shanghai, 1939）便屬於這個文類。大文人艾立克·安布勒（Eric Ambler）^④、通俗作家亞瑟·海利（Arthur Hailey）^⑤與避開這個類別的作家，如安潔莉卡·史洛伯斯朵夫（Angelika

Schrobsdorf) ⑥，皆在二次大戰後，紛紛以發生在飯店中的故事而名聞於世。對桑姆塞特·毛姆 (Somerset Maugham) ⑦和格雷安·葛林 (Graham Greene) ⑧而言，飯店也是創作的最佳泉源，相應的旅館客棧出現在他們的作品中，和實際情況差異不大。他們坐在「具有異國風味」的地點，多半是在某個殖民地或獨裁的第三世界，在飯店吧台點一杯飲料，仔細聆聽，激發自己的靈感。約翰·勒·卡雷 (John le Carré) ⑨曾說：「偶爾，在這種情況下碰上的人物，就這樣不顧我的意願來到小說中。」

然而，這些勾勒人類的重要作家自然不拘一格。作家轉化自己碰上的人物，改變他們所處的場合。他們創造真實。成衣大亨躺在仿太陽王式臥榻上，誘騙著自己的女秘書；年華老去的首席芭蕾舞女伶在拿破崙時代的花飾天花板下，練習著最後的旋轉動作；衣冠楚楚的騙子在飯店酒吧打量套房美女客房的珠寶，跟著過去搭訕；重病的黑社會老大和飯店女服務生一起喝著威士忌時，回顧了一生。作家的想像無止無盡。飯店房間門上神祕兮兮的「請勿打擾」牌子，尤其令偵探作家感到好奇。偶爾，真實事件更是激發想像——一九八七年，日內瓦的美岸飯店 (Hotel Beau-Rivage) 中，半開的房門與浴缸裡的一具屍體⑩，便已證明這點。

有些被作家當成事實呈現的飯店軼事，相當動人，無法詳細剖析研究。例如，曾任《文學》(Literazzia) 雜誌編輯，傳奇的《火鉗酒》(Feyerzangbowle, 1933) 作者之一——漢斯·萊曼 (Hans Reimann) ⑪。老愛說自己有一次在一座小城巡迴演出時，問了一位門房，他們的旅館有沒有自來水，而門房臉色瞬間慘白，結巴地說道：「為什麼這樣問？難道您想釣魚？」

記者並不創造事實，而是描摹事實，他們比較在意實際情況，而非虛構的事。就算大多數模仿艾貢·艾文·基施（Egon Erwin Kisch）^⑫的記者並不願承認：文學很少由此產生，多半只是副產品。例如，一九二九年，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⑬在《法蘭克福報》（Frankfurter Zeitung）便以隨筆證明自己並非住在旅館，而是把那當成家。「正如其他男人回到溫暖的家，我回到燈火輝煌的大廳，和打掃房間的女僕與門房相處。」對記者來說，飯店該有、又能有何種功能？

知名的大型飯店與連鎖飯店和葡萄酒莊、運動活動一樣，有著自己的文案，在廣告傳單中促銷著「整體的空間經驗」、「嶄新的住房體驗」和「夜裡安逸的島嶼」。偶爾，廣告上滿口的承諾會應驗；然而，顧客有時卻會住進一間底層房間，緊鄰垃圾間或響鈴不斷的電梯。由於記者不需要「夢幻裝潢」，只要有張舒適的床、堪用的浴室和明亮的燈光就夠了。三十年前，我會要求要有電傳打字機，在洞孔上打出報導，傳送回編輯部，聽來彷彿是三百年前的事。如今房間裡有網路連線，甚至有CNN和BBC的有線電視，都是不可或缺的設備。不變的是：在工作告一段落後，有個可以喝點飲料打發時間、而不是被時間打發的像樣吧台。飯店成了「離家後的家」，一個在異地的臥室兼辦公地點，實際又可用。我們於是動身出發、調查研究、寫作發稿、拔營離開，尋找下一個故事。

真是這樣嗎？是的，而且八九不離十。然而，總會不斷出現意外驚喜——另一間不只是用來過夜的飯店。

訪談對象讓我注意到這些特點。前以色列副總理納坦·夏朗斯基 (Natan Scharanski) 這樣說，「如果您到了耶路撒冷，我很願意和您在大衛王 (King David) 見面。」這位待過古拉格^④的名人已在三個不同的以色列政府擔任過部長；「那是比金 (Menachem Begin) 總理早年還是地下戰士時，曾擱置過炸彈的飯店。」相反地，阿拉法特 (Jassir Arafat) 的巴基斯坦解放組織代言人表示，願意在耶路撒冷見我，不過只在美國福地 (American Colony)。「那是我們古老的阿拉伯碉堡。」俄羅斯總統普丁 (Wladimir Putin) 的小學友人和我約在聖彼得堡豪華的歐洲大飯店 (Grand Hotel Europa) ——「我和他最喜歡的地方。」從前，屠格涅夫和柴可夫斯基亦曾如此表示過。阿富汗塔利班 (Taliban) 政權的發言人則推薦一個比較隱僻、廉價的落腳處——白夏瓦 (Pescharwar) 的格林旅館 (Green's)，他說：「在那可以構思計畫。」因而，我常常應邀住在這些地方中。住在這些顯然當成自己基地的地方，何嘗不可？

而我在準備報導之前，便已注意到了其他非比尋常的飯店。這些飯店在提到那個國家與城市的歷史時，一再浮現出來，彷彿恆星，一切故事都圍著它們打轉，像在動盪時代中指引一切的路碑。這樣的旅館有著百年以上的傳統，像衣飾磨出了毛邊，或像金屬器皿鋪上了一層銅綠，總有一些和它內部裝潢一樣令人肅然起敬；而且神祕兮兮的顧客前來下榻。有些或多或少整修過，顯得格調高雅，散發出新的光彩，有些卻依然如故，甚至正是因為原有的傳統，而吸引了新的菁英進住。但不管這些飯店是否相當古老，或曾是革命、陰謀、幽會的中

心，甚至三者皆有，它們都吐納著故事，充滿了故事。

這些飯店會有時出現在我的報導中，有時則在同事的稿子裡，但基本上只仍是報導的背景。然而，我愈來愈替它們感到不平，多次想過：要是我現在描述這間飯店是怎麼來的、有些什麼故事、誰在這裡進出、誰昨天在這策劃一場顛覆活動、誰今天住在這裡——會比我正在處理的「重要」報導，來得更加有趣、更好，甚至更具說服力。

這本書中的十三間飯店，其實深深烙印著我個人的經歷，絕不具「旅遊指標性」，希望讀者也不會認為過於武斷。選擇的標準和飯店的等級無太大關連，從一星到五星級的飯店，從一般中產階級的下榻地點到舉世聞名的世界頂級飯店，房間價格從二十五歐元到遠超過二百五十歐元。選擇關鍵也不在年代上，有些旅館招待過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或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但卻乏善可陳。我想描寫飯店不只是歷史的註腳，而且是歷史的關鍵。此外，還有一個選擇標準：我只描寫多次造訪下能夠留下印象的飯店，而非仰賴他人的研究。

早已改名的哈瓦那希爾頓飯店，便是其中之一。年輕的革命家費戴爾·卡斯楚（Fidel Castro）在這設立總部，也在這逃過多次暗殺攻擊——如今這裡又再成為觀光旅館與色情中心，彷彿象徵著他的失敗。太子港（Port-au-Prince）的奧洛福森（Olofson）飯店，是格雷安·葛林在海地的最愛，古怪奇特，卻是第一選擇。早年，鱷魚理所當然地在泳池中泅泳，獨裁的杜華利（Duvalier）家族和政權對手都在這裡出沒；現在有間套房已標上常客米克·傑

格 (Mick Jagger、滾石樂團主唱) 的大名。這些日子中，依然不斷聽到來自附近貧民窟和軍營的槍聲，這裡絕不是可以高枕無憂的天堂之床。

另外一個格林喜愛停留的地點，我也毫不遲疑地加進自己認為最為有趣的飯店名單中，那是在世界另一頭：西貢（現在官方名稱爲胡志明市）的大陸飯店 (Continental)。多年來，那裡的露台上聚著所有和越南悲劇有關的人物，炸彈就在陽台前爆炸，如今在懷舊的氛圍中，當地的企業菁英和喧鬧的遊客相互競逐，見不到「沉靜的美國人」。

巴爾幹半島的新故事和一間飯店交織在一起，它在六〇年代曾因奧林匹亞和平慶典而建，九〇年代卻成了一間戰火飯店，成了被圍困三年之久的城市中心。假日飯店 (Holiday Inn) 原先是卡拉奇克 (Radovan Karadžić) ⑤ 這些兇手所偏愛的會面地點，後來成了迫害地點——今天則是和平的新薩拉耶弗 (Sarajevo) 復興的小小希望。長久以來，飯店廉價無比的房間提供了最佳的視野，讓對面山丘上的狙擊手可以一覽無遺。美國的談判代表李察·霍爾布魯克 (Richard Holbrooke) ⑨ 曾在假日飯店度過除夕夜，他對我說，那是「永難忘懷的一夜」。

「不認識阿德龍 (Adlon) 的人，不算認識德國。」印度的帕提亞拉 (Patiala) ⑦ 大君這樣表示，就算我們懷疑一名印度公侯握有決定德國歷史的力量，但他所到之處，盡皆如此。飯店人員會說，沒有人像大君一樣，每次離開時都給上四千多馬克的小費，所以是不會有錯的。阿德隆飯店是威廉二世 (Wilhelm II) 皇帝的最愛，希特勒和愛娃·布朗 (Eva Braun) ⑩

也會在這停留。飯店自灰暗的東德時期再生之後，德國總統羅曼·赫爾左格（Roman Herzog）主持了開幕典禮，再度成為柏林的首席飯店。它是不是如某些人所認為那樣，傳承太多？

莫斯科的羅西亞飯店（Hotel Rossija）早已沒有革命傳統，亦無聖彼得堡歐洲大飯店不顧革命前後，近乎頹廢的奢華，別的東西使它令人著迷。六〇年代，羅西亞飯店是世界上最大的飯店，建造的目的只有一個：展現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由於鼠疫而長期沒落，羅西亞飯店在蘇聯垮台之際，遭到關閉，直到新的夜總會曼哈頓開幕後，才部分開放——很少見到世界歷史中有如此單純發展，令人悲喜交加。

中國共產黨一樣不知如何處理自己歷史上的一間飯店。雖然希爾頓、洲際（Interconti）與喜來登（Sheraton）飯店在這個社會主義大國到處憑空冒出，並在短得驚人的施工期後，亦有共產黨高官參加開幕與進住，但是國家旅遊局仍無法決定將上海的和平飯店（Hotel Peace）交到外國投資者與修復者手中。於是，這個在既輝煌又殘暴的二〇年代地標與文化大革命的總部，仍是外灘上著名的遺物；雖經整修，仍未臻世界水準，無法和外灘上的銀行相提並論。但對失意人士與各類人來說，和平飯店仍是中國最有趣的飯店，一間毛澤東式的唯物主義博物館。

一如人們任意處理歷史，中國共產黨也在一九九七年後「回歸」中國的城市——香港，任意研究。富人美女出沒的半島酒店（Peninsula）曾是日本佔領軍的總部，這裡就是一種刻意維持、活生生的歷史典範，和曼谷的東方飯店（Oriental）如出一轍。曼谷這個地標接待過感

染瘡疾的作家，經歷過泰國國王的陰謀與十幾次軍事政變，今天仍是當地王室和世界各地政治家與名人的首選。這兩間五星級飯店不僅深具歷史，亦是頂級豪華飯店，相關專業機構的定期評鑑證明了這一點：據專家評斷，東方飯店與半島酒店是世界十大飯店之一。在某些名單上，它們甚至高居前兩名。

在出差與偶然的私人旅行——和我太太一起研究——之際，多次造訪這十三家飯店。最後，在出版本書的那一年，又前往每間飯店，以便收集最新發展情況。的確變化甚大。要是政治情況、所有權、風光與房價有所改變，我只能感到抱歉。要是讀者覺得每篇報導後的奇特分類過於惡意（腎上腺素作祟），亦請諒解；這些評價多半只是推薦，也算一種警告，而且，再次抱歉，我的用意確是如此。書中的飯店多半非常適合一遊——只要財力許可——但前往白夏瓦或太子港，須注意最新的情勢及危險。

我介紹的每間飯店，都值得一遊，只要注意安全，在奧洛福森飯店將會度過一段精彩的時光；對喜歡旅行的人來說，這本飯店精選既非，亦不願被當成一本無憂無慮的渡假手冊。因為其中介紹到的飯店故事，並未結束：故事「仍在進行」。

- ① 波爾加（一八七三～一九五五年），奧地利文學與戲劇評論家，政論作家，曾在柏林《世界舞台》雜誌工作，一九三三年流亡美國。
- ② 班奈特（一八六七～一九三一），出生於英國，共寫了三十餘部小說、數冊短篇故事和十三本劇作，被稱為英國文學史上首位現代寫實作家，代表作為《老婦人的故事》（The Old Wives' Tale）。
- ③ 包姆（一八八八～一九六〇），奧地利籍猶裔女作家，首部小說即為《飯店衆生》，作品於三〇年代被大量改編。
- ④ 安伯勒（一九〇九～一九九八），生於倫敦，發表首部小說《黑暗邊界》（The Dark Frontier, 1936）後離職專心寫作，作品多描寫陷入道德兩難處境而失去鎖定的凡人，如《一名間諜的悼文》（Epiaph For A Spy, 1938），顛覆原有類型，縮短了「驚悚小說」和「文學作品」之間的鴻溝。
- ⑤ 海利（一九二〇～二〇〇四），英國作家，曾任出版社編輯。一九五二年移民加拿大，一九六五年小說《飯店》（Hotel, 1965）大為暢銷，移居美國加州。一九六九年為避稅而移民巴哈馬。
- ⑥ 史洛伯斯朵夫（一九二七～），德國猶裔女作家，生於柏林。著有《保加利亞大飯店》（Grandhotel Bulgaria: Heimkehr in die Vergangenheit, 1997）等書。
- ⑦ 毛姆（一八七四～一九六五），英國作家、劇作家，創作了二十餘部長篇小說，三十多個劇本，一百多篇短篇小說，此外還有大量散文、評論。代表作有《人性的枷鎖》（Of Human Bondage, 1915）、《月亮與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 1919）等。
- ⑧ 葛林（一九〇四～一九九一），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畢業後，擔任過《泰晤士報》副編輯，他善於深刻描繪小人物，運用偵探小說的元素吸引讀者，其作品多次被改編為電影，著名的作品有《愛情的盡頭》（The End of the Affair, 1951）、《沉靜的美國人》（The Quiet American, 1955）等。
- ⑨ 勒卡雷（一九三一～），英國作家，原名大衛·康威爾，擅長創作懸疑的寫實間諜小說聞名。
- ⑩ 第三本著作《冷戰諜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一舉成名，奠定文壇地位，得獎無數。
- ⑪ 德國什霍邦（Schleswig-Holstein）邦總理巴舍爾（Uwe Barschel，一九四四～一九八七）以不法方式醜化社民黨的競選對手布容·英格霍姆（Björn Engholm），最後被《明鏡週刊》揭露。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一日，巴舍爾在日內瓦美岸飯店疑自殺身亡，但另有遭情治機構刺殺之說法。
- ⑫ 萊曼（一八八九～一九六九），德國著名作家與劇作家。原名Albert Johannes Reimann。

⑫ 基施（一八八五—一九四八），捷克人，以德語寫作，生於布拉格，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後發生國會縱火案件，遭牽連入獄。由於捷克政府抗議，才獲得釋放。後繼續從事新聞工作。一九四八年去世。

⑬ 羅特（一八九四—一九三九），出生在德國加利西亞，猶太裔小說家，並從事政治記者工作，希特勒當權後不得不離開德國，最後在巴黎因為貧困死亡。

⑭ 前蘇聯的勞動營及其附屬的拘留與轉運營和監獄系統，從一九二〇年代至五〇年代中期關押蘇聯政治犯和刑事犯。古拉格勞改營曾關押了數以百萬的勞改者。史達林把他們當作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並且間接地殺害了這些入獄者。一九五四年，也就是史達林死後一年，赫魯雪夫領導的新蘇聯政府開始釋放囚犯，關閉營地。到五十年代末，幾乎全部都解散。蘇聯於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五日正式結束了古拉格系統。

⑮ 前波士尼亞——塞爾維亞領導人。反對波士尼亞在九〇年代脫離南斯拉夫，於是率領塞族部隊和回教徒爆發內戰。一九九五年七月塞爾維亞部隊強行侵入聯合國宣布為「安全區」的斯雷布雷尼察，逮捕並殺害數千名回教百姓。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一日，波士尼亞塞裔部隊進佔該城，驅逐三萬名老弱婦孺。之後竟處決超過七千餘名手無寸鐵的回教徒兒童和男人。卡拉奇克與其軍事長官穆拉第奇（Ratko Mladic）被指控為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一日大屠殺的主謀，兩人已被聯合國海牙國際法庭以群體滅絕罪和侵犯人權罪起訴。但兩人仍在逃。

⑯ 霍爾布魯克（一九四一—），美國前助理國務卿、民主黨外交政策頂尖專家、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現今紐約的愛滋防治全球商業聯盟的董事長與執行長。一九九五年底，參與美國代表團於波士尼亞調停內戰，三方代表簽訂「戴頓協定」（Dayton Agreement）。將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的領土做一劃分，並以塞拉耶佛為共同的首都。

⑰ 印度旁遮普邦伯蒂亞拉縣縣城。為商業與工業中心，有織布、軋棉和釀造等工業。

⑱ 布朗（一九一二—一九四五），希特勒的妻子。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下午三時左右，希特勒開槍擊中右太陽穴，愛娃吞下氰化鉀，雙雙自殺。屍體隨即被焚化。

卡斯楚最後的祕密

自由哈瓦那
Habana Libre

